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作孽眾生填惡貫 輕狂物類鑿良心

風氣淳淳不自由，中天渾噩至春秋。真誠日漸淪於偽，忠厚時侵變作偷。 父子君臣皆是幻，弟兄朋友總如仇。炎涼勢利兼凌弱，詔富欺貧愧末流。

天下的風俗也只曉得是一定的厚薄，誰知要因時變壞。那薄惡的去處，就是再沒有復轉淳龐。且是那極敦厚之鄉也就如那淋酷的一般，一淋薄如一淋。這明水鎮的地方，若依了數十年先，或者不敢比得唐虞，斷亦不亞西周的風景。不料那些前輩的老成漸漸的死去，那忠厚遺風漸漸的澆漓；那些浮薄輕儇的子弟漸漸生將出來，那些刻薄沒良心的事體漸漸行將開去；習染成風，慣行成性，那還似舊日的半分明水！

那有勢力的人家廣布了鷹犬，專一四散開去鑽頭覓縫，打聽那家有了敗子，先把那敗子引到家內，與他假做相知，叫他瞞了父兄，指定了產業，扣住了月分，幾十分行利的數目，借些銀子與他。到了臨期，本利還不上來，又把那利銀作了本錢，利上加利。譬如一百兩的本，不消十個月，累算起來就是五百兩。當初那一百兩的本又沒有淨銀子與你，帶准折、帶保錢、帶成色，帶家人抽頭，極好有七十兩上手。若是這一個敗子只有一個勢豪算計，也還好叫他專心酬應，卻又有許多大戶，就如地下有了一個死雞死鴨，無數的鷄鷹在上面旋繞的一般。這是以強欺弱，硬拿威勢去降人的。

又有那一等，不是敗子，家裡或是有所精緻書房，或是有甚亭榭花園，或是有好莊院地土，那人又不肯賣，這人又要垂涎他的，只得與他結了兒女婚姻，就中取事。取得來便罷，取不來便糾合了外人發他陰事。家鬼弄那家神，鉤他一個罄淨！

若有有飯吃的人家，只有一個女兒，沒有兒子的，也不與他論甚麼輩數，也不與他論甚麼高低，必定硬要把兒子與他做了女婿，好圖騙他的家私。甚至於丈人也還有子，只是那舅子有些膿包，丈人死了，把丈人的家事拾個絲毫不剩，連那舅爺的媳婦都明明白白的奪來做了妾的。得做就做，得為就為，不管甚麼是同類，也不曉得甚麼叫是至親。

僥倖進了個學，自己書旨也還不明，句讀也還不辨，住起幾間書房，貼出一個開學的招子，就要教道學生。不論甚麼好歹，來的就收。自己又照管不來，大學生背小學生的書，張學生把李學生的字，也不管那書背得來背不來，仿寫得好寫得不好，把書上號的日子，仿上判的朱頭，書上的字也不曉得與他正一正，仿上的字也不曉得與他改一改。看了一本講章，坐在上面，把那些學生，大的小的、通的不通的，都走攏一處，把那講章上的說話讀一遍與他們聽，不管人省得不省得，這便叫是講過書了！有那做文章的，也並不曉得先與他講講這個題目，該斷做，該順做，該先斷後順，該議論帶敘事，或兩截，或門扇，怎樣起，怎樣提，大股怎的立意，後比怎樣照管，後邊怎樣收束；只曉得丟個題目與你，憑他亂話，胡亂點幾點，抹兩抹，驢唇對不著馬嘴的批兩個字在上面！有那肯問的學生去問他些甚麼，妝起一個模樣來吆喝道：「你難道在場裡也敢去問那宗師麼？」這是支調之言，其實是應不出來。如今的時文純是用五經，用蘇文的；間有用秦漢《左》《史》等傳的。他自己連一部《通鑑》夢也不曾夢著。學生們買部坊刻叫他選擇，把些好的盡數選掉，單單把些陳腐淺近的選將出來。要起束脩來，比那錢糧更緊！有那天分高的學生，自家崛起進了學，定住了數日，一二十兩的要謝，應得不甚爽快，私下打了，還要遞呈子。若是誤投了一個先生，你就要抽頭去了，就如拿逃軍一般，也定要清勾你轉來。除非變了臉，結了仇便罷，再不然，後來不讀了書。你若還要讀書，後來進了學，你只跟他讀一句「趙錢孫李」，他也要詐你個肯心，再沒有不成仇敵的！

間或有個把好先生，不似這等的，那學生又歪慳起來了！進了學，拜也不拜一拜，甚至撞見揖也不作一個的。後生們見了八九十歲的老人家，有得好的，不過躲了開去，笑他彎腰屈背，倒四顛三的；還有那樣輕薄的東西，走到跟前，撲頭撞臉，當把戲撮弄的！但那老人家裡邊也不照依往時個個都是那先朝法物，內中也有那等倚老賣老，老而無德的人！

那些後生們戴出那蹩蹩古怪的巾帽，不知是甚麼式樣，甚麼名色。十八九歲一個孩子，戴了一頂翠藍縐紗嵌金線的雲長巾，穿了一領鵝黃紗道袍，大紅段豬嘴鞋，有時穿一領高麗紙面紅杭綢裡子的道袍，那道袍的身倒打只到膝蓋上，那兩隻大袖倒拖在腳面；口裡說得都不知是那裡的俚言市語，也不管甚麼父兄叔伯，也不管甚麼舅舅外公，動不動把一個大指合那中指在人前挪一挪，口說：「喲，我兒的哥呵！」這句話相習成風。晝夜牛飲，成兩三日不回家去。有不吃酒的，不管是甚麼長者不長者，或一隻手擰了耳朵，或使手捏住鼻子，照嘴帶衣裳大碗家灌將下去。有一二老成不狂肆的，叫是怪物，扭腔支架子，棄掉了不來理的，這就喚是便宜；不然，統了人還征伐。前輩的鄉紳長者，背地裡開口就呼他的名字。絕不曉得甚麼是親是眷，甚麼是朋友，一味只曉得叫是錢而已矣！你只有了錢，不論平日根基不根基，認得不認得，相厚得不知怎樣。你要清早跌落了，那平日極至的至親，極厚的朋友，就是平日極受過你恩惠的，到了飯後，就不與你往來；到了日中，就不與你說話；到了日落的時候，你就與他劈頭撞見，他把臉扭一扭，連揖也不與你作一個；若騎著匹馬或騎了頭驢子，把那個扶臉腆的高高的，又不帶個眼罩，撞著你竟走！若講甚麼故人，若說甚麼舊友，要拿出一個錢半升米來助他一助，夢也不消做的。你不週濟他也罷，還要許多指戳，許多笑話，生出許多的誣謗。這樣的衣服，這樣的房子，也不管該穿不該穿，該住不該住，若有幾個村錢，那庶民百姓穿了廠衣，戴了五六十兩的帽套，把尚書侍郎的府第都買了住起，寵得那四條街上的娼婦都戴了金線梁冠，騎了大馬，街中心撞了人竟走！

一日間，四五個樂工身上穿了絕齊整的色衣，跟了從人，往東走去。過了一歇，只見前邊鼓樂喧天，抬了幾個彩樓，裡面許多軸帳果酒手盒。那四五個樂工都換了斬新雙絲的屯綢圍領，藍綉綉擺，頭上戴了沒翼翅的外郎頭巾，腳上穿了官長舉人一樣的皂靴，腰裡係了舉貢生員一樣的儒絲，巾上簪了黃燦燦的銀花，肩上披了血紅的花段；後邊跟了許多舉人相公，叫是迎賀色長。迎到院裡邊演樂，廳上擺酒作賀，把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家怪異得呼天叫地，都說不惟眼裡不曾看見，就是兩隻耳朵裡也從來不曾聽見有這等奇事！

一個秀才叫是麻從吾，不要說那六府裡邊數他第一個沒有行止，只怕古今以來的歪貨也只好是他第一個了！且姑舉他一兩件事：人說「吃了僧道一粒米，千載萬代還不起」。這道士的飯是好吃他的？況是個廩膳，又說不得窮起，他卻指了讀書為名，走到一個張仙廟去，晝夜住將起來。先時也還跟道士吃飯。道士吃粥，他也便隨了吃粥；道士吃餅，他也隨了吃餅。後來漸漸的越發作梗起來，嫌粥吃了不耐饑，定要道士再捍上幾個餅；嫌光吃餅餓的慌，逼那道士再添幾碗飯；後來不特吃飯，且要吃酒；不特吃餅，且要吃肉！道士應承得略略懶怠，是要拳打腳踢一頓。道士師徒兩個往時出去與人家念一日經，分的那供獻饌點心，燈門裡的糧食，師徒兩個的襯錢，藏在袖裡的茶餅，辛苦一日，三四日還快活不了，自從有了這麻從吾，「大風裡掉了下巴，嘴也趕不上的」。起初師徒齊去賺錢還好，都去了幾遭，那房裡有門把米豆，麻從吾拿了回家去與自己的老婆兒子吃了；幾件衣裳，拿去當了他的；單單剩下一牀棉被，又奪了蓋在自己身上。致得那道士的師徒不敢一齊走出，定要留下一個看家。少了一人賺錢，反多了一人吃飯，怎生支拽得來？也受他作害了一年零三個月，那道士師徒只得「三十六計」！

麻從吾等了一日，至二更天氣，不見兩道士回來，好生痛恨。等到次日巳牌時分，等他回來做飯，那裡有個蹤影！算計弄開他的房門，憑他甚麼東西且拿來換食吃在肚裡。走到跟前，把那鎖托了一托，豁喇一聲掉在地上，原來是一把沒有簧的鎖皮。開進房去一看，連炕上的一領蘆席都不知從幾時揭得去了，口裡罵道：「這兩個假牛鼻子！虧他下得這們狠，拋撇我去了！我這一日多不曾吃飯，走回家去才吃，叫老婆孩子也笑話。沒奈何的，且把那個鐵磬拿去換些飯吃。」走進大殿上去，往四下一看，莫說鐵磬，連那面大皮鼓也都沒了！

麻從吾發恨，咬得牙關刺刺價響，發咒要處置他師徒兩個。過了兩日，寫了一張呈子，呈為拐盜事，稱說：「在張仙廟讀書，因托道人楊玄擇並賊徒凌冲霄看守書房，供伊飯食一年有餘。今月十八日，因生會課他出，玄擇率徒將生鋪陳衣服、古董玩器、名

畫手卷、書籍琴劍，盜拐無蹤。伏乞尊師差人嚴緝追償。」上呈赴繡江縣遞准，差了兩個應捕，四下捉拿。倒是那兩個差人有些見識，說：「這個麻相公是有名沒德行的個人，嘴和尚吃道士的，他有甚麼鋪陳衣服叫道士偷去？這樣瞎頭子的營生，那裡去與他緝捕？」丟在一邊。

麻從吾見兩個差人不去拿那道士，一日跟了投文又上去稟那縣官道：「生員所失的東西，不下千金，都是可捨得過的？若不急急追捕，只恐怕把許多藏書名畫失落無存，不為小可。兩個差人受了那兩個道士的重賄，不肯拿他見官。」縣官拔了一枝簽，即拘原差回話。拿了兩個差人來到，稟說：「他說失了許多東西，叫他開個失單，他又抵死的不肯開。沒些罅隙，那裡去與他緝訪？」縣官說：「你就當面開出單來，好叫他四處■訪。」麻從吾拿了一枝筆，鋪了一張紙，想了半日，寫道：

藍布褥子一件，藍布棉被一牀，席枕頭二個，藍布道袍二件，白布裙二腰，青布夾襖二件，青布袂褲一腰，藍布單褲一腰，氈襪二雙，新舊鞋數雙，唐巾二頂，錫香案五件，錫壺一把，錫酒壺二把，錫燈台一個，鐵鍋一口，鐵鑿鐵勺各一把，磁器一百餘件，神像大小二十餘軸，《灶經》一部，《三官經》一部，劍一口，鐵磬一個，鼓一面，笙一攢，雲鑼一架。

縣官把單前後看了一遍，咄的喝了一聲：「怎麼你失去的都是道士的物件！可惡，趕出去！原差拿原票來銷了！」他又稟道：「這有個原故，容生員再稟：這張仙廟生員因在裡面讀書，托那兩個道人在那裡替我管書房，所以替他制辦了這許多的衣物。他如今都拐得去了，怎是失得道士的東西？」縣官道：「看來這是在廟裡作踐，累得兩個道士住不得，逃了。」取票上來，批了「原告自拘」四個字。「你自己去拿那兩個道士來審，拿不來，行學三日一比；審虛了，候歲考時開送『行劣』！」

這是他的一端。他凡百幹出來的事都與這大同小異，不甚相遠。後來歇了兩年，鑽乾了教官，歲考發落，頭一個舉了德行。詫異得那合學生員，街上的百姓，通國的鄉紳，面面相覷，當做件異聞傳說！

這個妖物不曾殄滅得他去，又添出一個更希奇更作惡的一個秀才，叫是嚴列星，行狀多端，說不盡這許多，也只姑舉他一事：拿出那哄、賴、騙、詐四件本事，弄得人家幾畝種地，他卻自己一些不動工本，耕鋤耨割，子種牛糧，都是揀那幾家軟弱的鄰舍與他做佃戶。他卻象種公田的一般，那些人家必定要等公事畢了，然後敢治私事。若是該雨不雨，該晴不晴，或是甚麼蝗蟲生發，他走去那莊頭上一座土地廟裡，指了土地的臉，無般不識的罵到。再不就拿一張弓，挾了幾枝箭，常常把那土地射一頓，射得那土地的身上七孔八穿的箭眼！

看官試想：一個神聖，原是塑在那裡儆惕那些頑梗的凶民，說是你就逃了官法，絕乎逃不過那神靈。他如今連一個神靈都不歇的罵，時常的使箭射他，還有得甚麼忌憚？一座關聖帝君，他雖不照那土地去作踐，也便有十分的侮慢。

再其次，就是人家的管家娘子、管家、覓漢、短工這四樣人。那管家娘子在那人家揀那頭一分好菜好肉吃在自己肚裡，揀第二分留與自己的孩子老公，背了家主，烙火燒、捍油餅、蒸湯麵、包扁食，大家吃那梯己，這不過叫是為嘴。雖是那主人家黑汗白流掙了來，自己掂斤播兩的不捨得用，你卻這樣撒潑，也叫是罪過。這還不甚第一傷天害理。除大家吃了，還要成群合伙瞞了主人成門成石的偷將出去賣銅錢，換酒食！你自己吃了不算，偷了不算，若在廚灶上把那東西愛惜一愛惜，這不也還免得些罪孽？卻又大大的鋪騰，本等下三升米就夠了，卻下上四五升；恐怕便宜了主人家，多多的下上米，少少的使上水，做得那粥就如乾飯一般！做水飯分明是把米煮得略爛些兒好吃，又怕替主人省了，把那米剛在滾水裡面綽一綽就撩將出來，口裡嚼得那白水往兩個口角裡流。捍餅的時節，惟怕替主人省下了面，在那盛面的簸箕裡頭使手按了又按，哄那主人家的眼目。剩下的飲食，下次熟來吃了，這又叫是積福；再不然，把與那窮人端了去，吃在人的肚裡，也還是好；他卻不肯，大盆的飯卻在泔水甕裡！還又恐怕餓了豬，便宜了主人，都倒在陽溝裡流了出去！

這樣墮業的婆娘，那天地看了已是甚怒；若是外面的漢子教道那老婆，或是老婆不聽教誨，自己有些良心，這罪愆不也消除一半？卻又天生天化的一對，還恐怕老婆作的業不甚，還要罵說：「扯淡的私窠子！倒包老婆！吃了你的不成？要你與他減省！你今日離了他的門，還想明日吃得著他的哩！」外面多多的盛出飯去，吃不了的，大盆傾在草裡喂馬。或是伺候主人吃飯，或是待客，那桌上有掉下的甚麼東西，碗裡有殘的甚麼湯飯，從不曉得拾在口裡吃了，恐怕污了他的尊嘴，拿布往地下一綽！主人便叫他使手接了出去，也是拿到外邊一擦！

再是那些覓漢僱與人家做活，把那飯食嫌生道冷，千方百計的作梗。該與他的工糧，定住了要那麥子綠豆，其次才是穀黍，再其次冤冤屈屈的要石把黃豆；若要搭些蜀秫黑豆在內，他說：「這樣喂畜生的東西，怎麼把與人吃？」不是故意打死你的牛，就是使壞你的騾馬，傷損你的農器，還要糾合了佃戶合你著己的家人，幾石家抵盜你的糧食！

又說那些替人做短工的人，若說這數伏天氣，赤日當空的時候，那有錢的富家，便多與他個把錢也不為過。只是可恨他齊了行，千方百計的勒索！到了地裡，鋤不成鋤，割不成割。送飯來的遲些，大家便歇了手坐在地上。饒他不作活也罷了，還在言三語四的聲賴。水飯要吃那精硬的生米，兩個碗扣住，逼得一點湯也沒有才吃，那飯桶裡面必定要剩下許多方叫是夠，若是沒得剩下，本等吃得夠了，他說才得半飽，定要整你重新另做飯添，他卻又狠命的也吃不去了。打發他的工錢，故意挑死挑活的個不了，好乘機使低錢換你的好錢，又要重支冒領。

再是那樣手藝的匠人，有些甚麼要緊生活叫他來做做，自在得他也不知怎樣。「這兩日怕見作活，你家又把我不當個客待」；或是「你家又不與我三頓酒吃」。投一張犁，用不得一歇工夫，成千文要錢。你若與他講講價錢，他就使個性子去了，任你怎樣再去面他，他不勒索你個夠，還多要了錢，仍要留一個後手，叫你知道他的手段！

這是木匠如此。凡百樣匠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！銀匠打些生活，明白落你兩錢還好，他卻攬些銅在裡面，叫你都成了沒用東西。裁縫做件衣服，如今的尺頭已是窄短的了，他又落你二尺，替你做了「神仙擺」，真是掣衿露肘；頭一水穿將出去，已是綁在身上的一般，若說還復出洗，這是不消指望的了。

凡百賣的東西，都替你攬上假：極瘦的雞，拿來殺了，用吹筒吹得脹脹的，用豬脂使槐花染黃了，掛在那雞的屁眼外邊，妝湯雞哄人！一個山上出那一樣雪白的泥土，吃在口裡絕不沙澀，把來攬在面裡，哄人買了去捍餅，吃在肚內，往下墜得手都解不出來！又攬■了酒曲，哄人買去，做在酒內，把人家的好米都做成酸臭白色的濃泔。

那鄉宦舉人的家人倚借了主人的聲勢在外邊作惡害人，已是極可惡的。連那有幾個村錢的人家，使個小廝，他也妝模作樣，坐在門口，看見親朋走過，立也不曉得立一立起；騎了頭口，撞見主人的親朋，下也不知下一下。日漸月漬，起初只是欺慢外人，後來連自己的主人也都忘懷了，使出那驕蹇凌悍的態度，看得自己身分天也似高的，主人都值不得使他一般！

當初古風的時節，一個宮保尚書的管家，連一領布道袍都不許穿；如今玄段紗羅，鑲鞋雲履，穿成一片，把這等一個忠厚樸茂之鄉，變幻得成了這樣一個所在！且是大家沒貴沒賤，沒富沒貧，沒老沒少，沒男沒女，每人都做一根小小的矮板凳，四寸見方的小夾褥子，當中留了一孔，都做這個營生！此事只好看官自悟罷了，怎好說得出口，捉了筆寫在紙上？還有那大綱節目的所在，都不照管，都是叫人不忍說的，怎得叫那天地不怒，神鬼包容？只恐不止變壞民風，還要激成天變！且聽下回，再看結局。